

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研究*

高龙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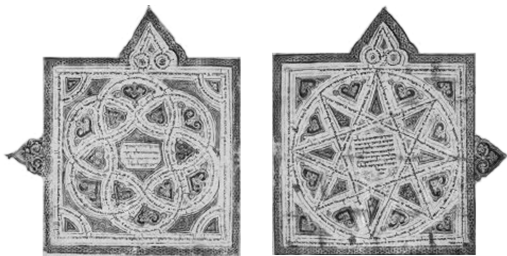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摘要】哈尔滨犹太人与国际局势变化关系密切,主要是来自俄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东铁路的修筑等重大历史事件使约 2.5 万名犹太人来到铁路的枢纽哈尔滨,建立了哈尔滨犹太社区,形成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中心。犹太人在俄国和哈尔滨的生活境遇与战争、灾害等特殊境况,是犹太人开展慈善事业的现实动因。他们针对特殊人群组建犹太贫民救济会等慈善机构,还有作出特殊贡献的斯基德尔斯基等著名慈善人物慷慨捐献,为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持续发展与日益完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犹太人;哈尔滨;慈善;理念

犹太人的慈善活动是犹太民众内心根深蒂固的事业。希伯来文的“慈善”为 Tsedakah,即“公义的行”。对犹太人而言,“慈善”指“公义”,是责任和义务,是一种能够稳固个人地位与为信徒赎罪的行为。慈善理念是犹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事业是哈尔滨犹太社区开展的重要实践。犹太人在哈尔滨建立了犹太免费食堂、犹太贫病救济会、犹太妇女慈善会、犹太养老院、远东犹太救助大屠杀遗孤委员会、犹太水灾救济委员会等机构,并开展相关慈善活动。相对于来华犹太人的其他专题研究,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探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 1950 年前中国共产党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1&·ZD031)与 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民族意识研究”(19BGJ060)的阶段性成果。

** 高龙彬,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



一、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生活境遇与特殊境况

犹太人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两大分支。塞法迪犹太人的祖先曾在伊比利亚半岛居住,后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如北非和西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则主要来自中东欧国家。俄国犹太人基本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俄国与苏联时期国家制定与实施反犹太主义政策。

大约在1世纪时,一些犹太人陆续迁徙到东欧的克里米亚、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等地区。作为一个外来民族,犹太人是在18世纪后半期真正大批进入俄国。这主要是通过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三次吞并波兰实现的。处于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波兰,由于它的重要的地理位置,一直是俄国沙皇的觊觎之地,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都奉行吞并波兰的政策。1772年8月5日,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彼得堡签署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根据条约,俄国得到了拥有9.2万平方公里和130万人口的德鲁奇河、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部分领土。1793年,俄国和普鲁士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议。根据协议,俄国得到共有25万多平方公里的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一部分与第聂伯河以西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1795年10月24日,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根据协定,俄国吞并了12万平方公里的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地区,把边界推进到了涅曼河—布格河一线。通过三次吞并,大量的波兰犹太人成为俄国公民。1815年俄国(包括俄属波兰)犹太人约有120万人,到19世纪中期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大约为240万人,19世纪末已接近500万,俄国成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①,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三分之二^②。

从19世纪初开始,俄国犹太人就被限制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隔离区”(又称“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在“隔离区”里,大多数犹太人居住在黑暗的地下室或者湿墙湿顶的简陋狭小的房子里,10个人住一个房间,拥挤地在压抑的气氛中生活。他们主要从事木业、制锁业、制袜业、制革业、香烟和火柴业等

^① 参见余建华 Yu Jianhua,《1882—1914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初兴阐释——兼谈现代阿犹冲突的起源》[The Beginning of Zionist Movement from 1882 to 1914 and the Origin of Contemporary Arab and Jewish Conflict],于《西亚非洲》[West Asia and Africa],1997年第4期[1997, Issue 4],36—43;肖宪 Xiao Xian,《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Israel)](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2001)。

^② 参见徐新 Xu Xin,《犹太百科全书》[The Jewish Encyclopedias](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93)。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行业,通常在拥挤和空气滞涩的工作环境中劳作 16—18 个小时。^① 一份关于 19 世纪 80 年代犹太人状况的俄国政府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称,90%的犹太人是“仅够糊口的无产阶级”;到 19 世纪末,将近一半的犹太人靠他们中有工作的人提供的慈善金维持生活。^② 并且在俄国,他们不仅没有公民权,而且特别法对他们的居住、发展经济和婚姻等方面严加限制。

沙皇政府为了所谓“不让犹太人败坏俄国社会”,采取同化、排犹、反犹和屠杀犹太人的政策。16 世纪伊凡四世即位后,禁止犹太人在俄国居住;17、18 世纪,沙皇政府多次拒绝波兰犹太人来俄国居住的申请,彼得一世说宁愿接受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也不要犹太人;叶卡捷琳娜二世在 1762 年允许外国人来俄国旅行、居住,但犹太人不在范围之内。然而,18 世纪 70 年代俄国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接管的乌克兰南部以前鞑靼的地域则是个例外。这个新俄罗斯地区向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开放,以便增加当地人口和发展当地的经济。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敖德萨很快成了犹太人生活的一个主要中心。1791 年,莫斯科的东正教商人要求在与犹太商人的竞争中得到保护,犹太商人被禁止居住在俄国中部。^③ 保罗一世执政时期,颁布了建立“犹太人居住区”的法令,规定犹太人只能居住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且不得在首府居住。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下令将犹太人从白俄罗斯农村赶走;尼古拉一世在位时,制定了反犹法令,这两位沙皇实施了屠杀犹太人的政策。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初期,犹太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犹太中学生人数显著上升,到 1873 年已占中学男生人数的 13.2%。但在他统治后期,反犹报纸指责犹太大学生和中学生在俄国国民学校中所占比例过高,致使俄国政府对犹太人入学重新规定苛刻的限制。^④ 同时,接受大学教育的犹太人的日益增多也加剧了对犹太人的普遍怀疑和敌意,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引起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⑤ 1871 年敖德萨发生了排犹暴乱,犹太人死伤近百人。

1881 年 3 月 1 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遇刺身亡。沙皇政府称参加这次谋杀的民意党人中有一位犹太妇女,俄国当局竭力煽动这次迫害情况,以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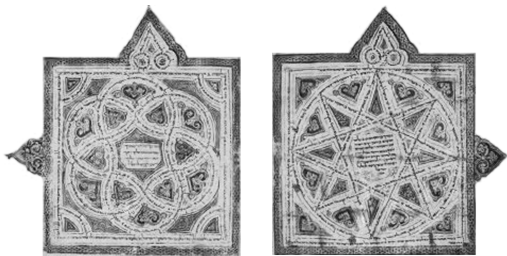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John Rose, *The Myths of Zion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② 参见 Noah Lucas 诺亚·卢卡斯,《以色列现代史》[*The Modern Israel History*], 杜先菊 Du Xianju、彭艳 Peng Yan 译(北京[Beijing]: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③ 参见 Robert M. Seltzer 罗伯特·M. 塞尔茨,《犹太的思想》[*The Jewish Idea*], 赵立行 Zhao Lixing、冯玮 Feng Wei 译(上海[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④ 参见 Abba Eban 阿巴·埃班,《犹太史》[*The Jewish History*], 阎瑞松 Yan Ruisong 译(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9)。

⑤ 参见 Robert M. Seltzer, *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94)。



民愤转移到俄国犹太人身上。全国掀起了屠杀犹太人狂潮,亚历山大二世的继承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镇压了革命活动,所有的自由反抗和革命活动均遭到打击。^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至少有160个城市和村庄出现暴乱,一开始集中在俄国南部和乌克兰,后来在华沙和诺夫哥罗德也时有发生。在圣彼得堡的美国大使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向美国政府报道:“近来发生的这些事件比如今这个世纪更配称为‘黑暗时代’(Dark Ages)。”^②而事实上,如列宁所言,这是“把穷困的工人和农民的仇恨引导到犹太人身上去”^③。这次迫害“导致了日益增长和无法控制的动荡以及在俄国日益刻毒的反犹主义,这些也激起了反犹主义在整个西欧和中欧的流行”^④。苏联政府的犹太政策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在此不赘述。^⑤

哈尔滨犹太人与世界局势的变迁紧密相连。哈尔滨位于中国的东北端,在历史上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19世纪末以前,哈尔滨是一个烟波浩渺的松花江畔的“萧瑟寒村”和渡口。古老的女真人在此留下历史的痕迹和印记,金戈铁马的金元文化亦在此诉说与传唱,“闯关东”的关内人的足迹在此延展和扎根。随着中东铁路(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CER)的修筑和开通,“穿过中国境内北满地区命名为中国东省铁路的区段,在许多方面具有异常特殊的地位”^⑥。第一批俄籍犹太人来到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随后缘于日俄战争、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俄籍与德籍等犹太人来到哈尔滨,构建哈尔滨犹太社区,建立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教堂、学校、图书

^① 参见 Peter N. Stearns, *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Boston: James Clarke and Cambridge, 2001)。

^② Arthur Herzberg, *The Zionist Idea: 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ader* (New York: Atheneum, 1975)。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The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29)](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56),221。

^④ Joseph Alpher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Jewish History: Events and Eras of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6)。

^⑤ 参见张倩红 Zhang Qianhong、葛淑珍 Ge Shuzhen,〈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The Brief Studies on the Policy and Attitude of USSR Government to Jews in USSR],于《世界民族》[Journal of World Peoples Studies],2007年第3期[2007, Issue 3],10—22;张建华 Zhang Jianhua,〈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The Brief Studies on the Jewish Problem of USSR],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2003年第2期[2003, Issue 2],116—120;余建华 Yu Jianhua、康璇 Kang Xuan,〈苏联对犹政策的历史考察〉[The Historical Survey on the Policy of USSR to Jews],于《史林》[Historical Review],2007年第2期[2007, Issue 2],157—165。

^⑥ Nislu 尼鲁斯编著,《中国东省铁路沿革史》(第1卷)[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History (1)],刘秀云 Liu Xiuyun 编译(长春[Changchun]: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he Jilin Press Group Co.],201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馆、慈善和墓地等相关公共机构。^① 哈尔滨建立了完善的俄籍犹太人社区。

关于哈尔滨犹太人口最多时期的数量,目前中国学者认为,“1920年代,犹太人在哈尔滨数量达到20000多人”,也是哈尔滨“犹太人最多时达2万多人”。^② 据日本领事馆调查后所作日文资料《哈尔滨住主要各国人口表》,1919年哈尔滨“日本人4168人,男2775人,女1393人;露(俄)国人70000人;支那人160000人;英国人62人,男42人,女20人”。其中,“7万露(俄)国人中,3万是露(俄)人,4万为犹太人”^③^④。具体不同年份而言,1916年,犹太人“五〇三二人”;“俄人中有二万为犹太人”;1926年“二九三人”;1927年“一一一三人”;1928年“七六五人”;1929年“三九一人”。^⑤ 据《民国十八年十月止哈尔滨市各国人户数人口总表(二)》统计,哈尔滨特别市区内“犹太人一〇三户,三九一人”^⑥,傅家甸没有统计数据。1930年“一一四人”^⑦。据《全哈尔滨之人口数(民国十九年八九月调查)》统计,哈尔滨特别区内犹太人“二八户,一一四人”^⑧。东省特别区户数目表(民国十九年八月末调查)》显示:“犹太人在第一区(哈尔滨)第一署道里户数一一,男二三,女一五,计三八;第二署道里八站户数五,男一〇,女八,计

① 参见高龙彬 Gao Longbin,《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文化研究》[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Jews in Harbin],于《俄罗斯学刊》[Academic Journal of Russian Studies],2012年第2期[2010, Issue 2],84—92;高龙彬 Gao Longbin,《“区域”与“整体”:近现代史上犹太人来华史研究路径探究》[Region and Entirety: Exploring the Research Path of Jewish History to China in Modern History],于《黑河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he University],2019年第1期[2019, Issue 1],7—9,42。

② 曲伟 Qu Wei,《哈尔滨犹太人图史》[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Harbin Jewry](哈尔滨[Harbin]:黑龙江人民出版社[The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5),3;曲伟 Qu Wei,李述笑 Li Shuxiao,《犹太人在哈尔滨》[The Jewry in Harbin]北京[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3),2。

③ 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哈尔滨犹太人数量的另一个数据,中国学者更多倾向于认为犹太人在哈尔滨的人口数量最多时在2.5万人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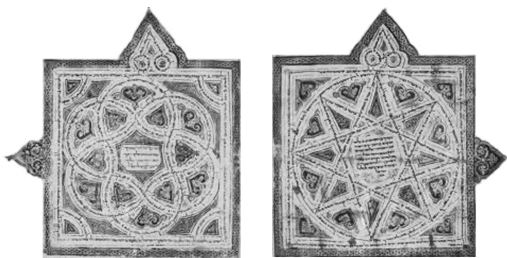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④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长室调查科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of President's Office of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满蒙全书》(第7卷)[Man Meng Quan Shu (7)],收录于《内蒙古外文历史文献丛书》(第11辑)[The Foreign Historic Documents Series of Inner Mongolia (11)],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Inner Mongolia Modern History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学会 The Inner Mongolia Library Society 编(呼和浩特[Hohhot]:内蒙古大学出版社[Th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2015),1522。

⑤ 参见晓东 Xiao Dong,《外人在哈尔滨之经济势力》[The Foreign Economic in Harbin],于《中东经济月刊》[Chinese Eastern Railway Economic Monthly],1930年第6期[1930, Issue 6],6。

⑥ 同上,7。

⑦ 雷雨 Lei Yu,《东三省人口及朝鲜日本苏俄白俄人所占之地位》[The Popul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Status of the Korean, Japanese, Soviet Russia and White Russia],于《中东经济月刊》[Chinese Eastern Railway Economic Monthly],1931年六周年纪念专号[1931,6th Anniversary Special],32。

⑧ 雷雨,《东三省人口及朝鲜日本苏俄白俄人所占之地位》,34。



十八；第三署秦家岗户数三，男九，女四，计十三；第四署香坊、马家沟、小北屯、鼎新屯户数八，男二一，女二〇，计四一；第五署新安埠、三十六棚、故乡屯、懒汉屯、正阳河户数一，男二，女二，计四。计户数二八，男六五，女四九，计一一四。第四区（哈满线）第三分署满沟站、对青山站、李木店站、鲁赤果等户数一，男一，计一。第五区（哈满线）总署满洲里站、扎赉诺尔、磋岗站、完工站等户数三，男六，女五，计一一。总计户数三二，男七二，女五四，计一二六。”^①

中国没有原发性的反犹主义思想与活动，哈尔滨犹太人没有受到中国人的迫害。哈尔滨犹太人慈善活动的诱因一是自然灾害，二是战争问题。

以1932年哈尔滨水灾为例，1932年7月大雨滂沱，连降27天，松花江水日涨。8月5日，松花江洪水泛滥成灾，水位达海拔133.16米，哈尔滨太阳岛、十字岛完全淹没，马家船口民房倒塌，人民纷纷逃难。8月7日，江水暴涨，道外九道街江堤决口百余米，道外受淹。市内银行停业，商店关门，电话中断。是日，松花江水位达海拔133.51米。8月8日，道里顾乡屯一带漫入洪水。至10日，道里全部遭淹，到处一片汪洋。8月11日，暴雨如注，第一松花江江桥护路炮台倒塌。8月12日，洪水达最高水位海拔134.31米。8月，哈市道里、道外十余万灾民向南岗、马家沟、香坊高阜之地潮涌而来，约5万人在极乐寺、文庙、大直街、山街等地露宿。人们啼饥呼寒，其状惨不忍睹。虎列拉、猩红热、白喉、麻疹等传染病流行，其势猖獗。1986年，李述笑先生编著的《哈尔滨历史编年（1896—1949）》指出，水灾使哈尔滨蒙受巨大损失，直接损失额达伪国币4000多万元，将间接损害额计算在内，共达伪国币2亿元左右。“俄侨方面曾组织俄侨救灾委员会、而俄侨灾民救济会、乌克兰因救济团及各种妇女团体，对于灾民之收容施食施水施医舍药等事，共事迹甚多。”^②为了救助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犹太水灾救济委员会成立，并且开展相关生活救助与卫生防疫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1月9日，“A.I.考夫曼、E.I.多比索夫等发起，哈尔滨犹太人开会讨论救助欧战难民问题，选举组织委员会，开展捐款救助活动”；1915年10月，“欧洲部分犹太难民来哈。哈尔滨犹太社团成立救助欧战难民委员会，在商务街（现上游街）开办难民救济所，后在药铺街（现中医街）和沙曼街（现霞曼街）等地也办了难民救济所”；1915年11月11日，“哈尔滨救助欧战难民委员会在难民所开办免费食堂”；1916年1月24日，“哈尔滨救助欧战难

^① 雷雨，〈东三省人口及朝鲜日本苏俄白俄人所占之地位〉，34。

^② 哈尔滨清理水灾善后委员会 Harbin After-care Committee Dealing with Floods，《壬申哈尔滨水灾纪实》[Renshen Records of the Flood in Harbin]（文化时报社印刷部[Culture Daily Publishing Department]，1932），8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民委员会开会,考夫曼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委员会”;1917年2月,“圣彼得堡救助欧战犹太难民中央委员会主席金茨贝尔格致电 A.I.考夫曼,请求紧急捐资,救助欧战难民”;1917年10月10日,“哈尔滨救助欧战难民委员会和移居巴勒斯坦促进协会发表呼吁书,呼吁哈尔滨犹太人紧急捐资救助来哈的犹太难民(当年募捐达 94498 卢布)”。^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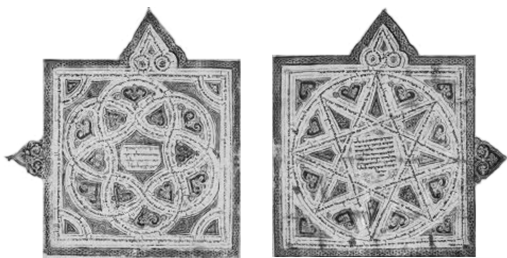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的开展与犹太自身文化以及各种历史境遇相关联,犹太人在哈尔滨相继建立了犹太妇女慈善会、犹太贫病救济会、犹太免费食堂、远东犹太救助大屠杀遗孤委员会、犹太水灾救济委员会等专业机构。

二、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慈善机构与特殊人群

关于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慈善机构,据《哈尔滨俄侨史》记载,哈尔滨犹太贫民食堂“由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于1917年9月在道里炮队街创办,会长穆布伯格。每日免费或半免费供给贫苦俄侨两餐。其经费来自会员会费、义演收入和社会募捐,每年收支约一万元左右。由于其经费有保障,这个贫民食堂直至50年代还在开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犹太贫民食堂就是犹太免费食堂,“50年代”是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犹太贫病救济会“创办于1919年,会址设于道里东商市街(现五道街)。主要是为了给贫穷的犹太人、俄籍犹太人免费施诊。主持人为俄籍犹太人高夫曼,会内医生有15人,每日平均诊治病人约100人左右。经费主要来自会员会费、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捐助”。这里的“高夫曼”应该是考夫曼,即 A.И.考夫曼。哈尔滨犹太养老院“创建于1921年1月,地址在道里炮队街。负责人为拉宾诺维赤。养老院以收容供养犹太及俄籍犹太病残老人为宗旨,1934年时在院老人有34人。年经费6000元左右,由犹太宗教公会资助及社会募捐解决”。文中的“拉宾诺维赤”即拉宾诺维奇。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会“创办于1907年,会址设在道里炮队街(现通江街)。会长齐特林。该会专对俄籍犹太贫困妇女实施救济,其救济人数最多时达一百九十余人。救济款由会员会费及捐款解决,每年收支约3000元左右”。^② 该介绍,以原始资料为基础,基本梳理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慈善机构的大概情况。《犹太人在哈尔滨》中的《美丽的松花江之滨——犹太人在远东栖息的乐土》,用相关图片呈现了这些组织的

① 曲伟、李述笑,《犹太人在哈尔滨》,202、203。

② 石方 Shi Fang、刘爽 Liu Shuang、高凌 Gao Ling,《哈尔滨俄侨史》[The Russian Oversees of Harbin](哈尔滨[Harbin]:黑龙江人民出版社[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3),493—494、494、495、493。



具体场所和活动。^①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政治历史系教授 Б.Б.罗曼诺娃在其《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的慈善活动》一文中介绍，“1906年，犹太公会还建立了妇女慈善会。妇女慈善会帮助俄国的妇女，向她们提供必要的衣服，部分金钱、劈柴和烧煤。他们还帮助贫穷的犹太家庭缴纳房屋租金、偿还银行贷款、支付子女的学费。所需费用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和捐助款项。妇女慈善会平均要帮助200个左右的家庭”；1907年7月，“在哈尔滨开办了犹太人食堂，需要者可免费用餐”；1921年“公会建立了养老院，为孤寡老人以及亲友无能力赡养的老人提供住所。该院刚建立的时候有25个老人在那里吃住，1934年增加到84个”。^②虽然这位俄罗斯学者在撰写该论文时使用了相关档案文献特别是俄罗斯的档案，但是笔者掌握的资料跟她有一些不同，尤其是这些慈善机构建立的时间节点和具体情况。另有中国研究者认为，“1921年，哈尔滨建立了犹太贫病救济会”，“哈尔滨犹太养老院（又称为莫沙夫·兹凯伊尼姆养老院）建成于1920年”，“哈尔滨贫病救济会始设于1920年”。^③

笔者收集到一本1936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行政处社会科编的《哈尔滨特别市社会事业团体调查》。该调查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详细记录了这四个犹太慈善机构的情况。

（一）哈尔滨犹太免费食堂

犹太免费食堂地址是道里炮队街（今通江街），设立时间为1917年7月，设立者是犹太教会多毕索夫等。有会员342名，经营主体为民营（哈尔滨犹太教会）。代表者是金子布尔克，职业经商。创办犹太免费食堂的目的是发给贫民免费或廉价午膳，事业种别为经济保护事业。1916年欧洲大战之时，由俄国内地逃往哈市之犹太难民甚多，流离失所，困苦堪怜。犹太教会会长多毕索夫等遂创设难民收容所，附设食堂，于道里经纬街。迨后难民星散，仅余食堂一所，以供给贫苦人民午膳。1918年犹太大慈善家拉宾诺维赤夫妇慨然捐资，在上述地址建筑楼房，为备养老院级食堂之用。落成后，“本食堂遂迁至该处以迄今日最近两年计一九三四年发出午膳四三〇〇一份，除七七四四份曾缴纳廉费外，其余均属免费。又一九三五年发出午膳三六六六二份，其中缴纳廉费者一〇三六五份，余

^① 参见曲伟、李述笑，《犹太人在哈尔滨》，40—47。

^② 曲伟 Qu Wei、Teddy Kaufman 特迪·考夫曼，《哈尔滨犹太人的故乡情》[The Homesick Feeling of Harbin Jews]（哈尔滨[Harbin]：黑龙江人民出版社[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5），379、380—381。

^③ 曲伟，《哈尔滨犹太人图史》，186、20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者均属完全免费”^①。

犹太免费食堂的事务组织是，“发给贫民午饭分廉价、免费两种。每午饭一份纳费者仅收费由五分之二角五分，视来食者经济之可能而定计。完全免费者约占四分之三。本堂内设大饭厅一间、厨房一间、办公室一间、管理员住室一间、储藏室一间。人员组织为，理事会置理事长、副理事长、管理财政者、秘书各一名。理事廿四名。监事会置监事长一名、监事三名、庶务委员会置女委员长一名、副委员长一名、秘书一名、委员四名。又妇女轮流值日员四十名。办事处置秘书一名、会计一名。本堂内置管理员一名、厨役二名、夫役一名。有薪职员数六人；无薪职员数五二人。哈尔滨犹太免费食堂为砖质二层楼房五间，房屋五六〇方米，地基一三六五、六七方米；自有免费占用，租用仅占用楼下大部分”^②。

据亚伯拉罕·考夫曼回忆，“尽管当时哈尔滨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犹太人的社会活动依旧进行。在各社会机构的赞助下，犹太社团财力殷实。免费和廉价食堂办得很有声色，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此就餐，其中大部分是免费的。在逾越节一周期间，来免费食堂享用一日三餐的就餐者有130多人，其中100人完全免费，另外30人在整个逾越节周（全部膳宿费）也只需支付8元。伙食很好、营养又美味”^③。“犹太免费及便宜食堂以及为没有经济来源人群提供的集体宿舍同属犹太社团。”^④

（二）哈尔滨犹太贫病救济会

犹太贫病救济会的地址是道里中国五道街十四号，设立时间为1919年，设立者是医生威克洁尔等7人。有会员618名，经营主体为民营，代表者列别尔曼是一名会计师。建立哈尔滨犹太贫民救济会的目的是救济贫病之犹太人，予以免费或廉费医治。《哈尔滨贫病犹太救济会章程》指出：“本会对于居住哈尔滨及其附近或由东铁沿线来哈之贫病犹太人，施以物质上之援助，有病者则予以免费医治为宗旨。”^⑤其事业种别为医疗保护事业。该会的历史沿革和历年成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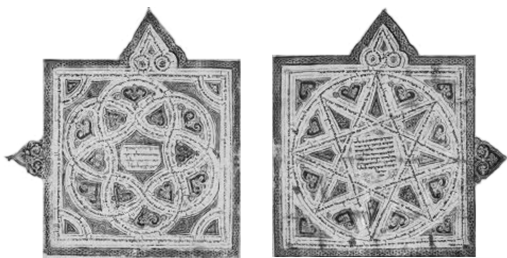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① 参见哈尔滨特别市公署行政处社会科 Social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Harbin Special City,《哈尔滨特别市社会事业团体调查》[A Surve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of Harbin Special City] (1936), 31。

② 同上。

③ Abraham Joseph Kaufman 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回忆录》[My Years in Harbin: The Memories of Abraham Joseph Kaufman], 李述笑 Li Shuxiao 译(哈尔滨[harbin]: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2019), 201。

④ 郭秋萍 Guo Qiuping 主编,《哈尔滨犹太人档案文献汇编》(甲编第1册)[A Compilation of Jewish Files and Documents in Harbin (Jia 1)](北京[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1), 51。

⑤ 同上, 112。



“本会原为医生威克洁尔等所创设,其主旨在救济在哈贫苦患病之犹太人,其始规模极小,对于贫苦病人仅到家诊治或予以物质上之援助,迨至一九二〇年时始,在炮队街犹太教会所属之楼房内开设诊疗所,以施诊贫病。于一九二一年起,并在诊疗所附设牙医室。一九三三年,本会以原有房屋地方狭窄不敷应用,故募资在中国五道街建筑楼房。落成后,随将诊疗所迁至上开地址。迨至一九三四年冬,本会始大事扩充,在新房内增设病院,设有病床十六张,并添设电汽治疗室及化验所,以化验病人之痰血等物,计近年每年经由本会诊治者延人数三万余人。”哈尔滨犹太贫病救济会的事务组织是,“设有医院,内有床铺十六张,并附设病人门诊所、牙医及镶牙室、化验室、手术室、电汽治疗室。诊治病人分免费、纳费、廉费等三种。人员组成是,理事会置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一名、管理财政者一名、秘书一名、理事九名;监事会置有监事长一名、秘书一名、监事二名;病院及诊疗所特约专门医生及牙医二十六名;此外,并雇用主任医官、会计、庶务、文牍、挂号员、看护妇、夫役、厨役、司阍等共二十三名。有薪职员数二十三人;无薪职员数十七人”。“该救济会房屋是砖质地窖式三阶楼房,十七大间,四七四、一七方米;地基为五九一、二〇方米;属于自有房屋。”^①

哈尔滨犹太贫病救济会建立初期没有固定的医院场所,1920年在今通江街“犹太教会所属楼房内开设诊疗所”,即在犹太免费食堂内开设;直到1933年在原五道街建造犹太医院,该医院十多年一直在今通江街“犹太教会所属楼房”。据1928年10月印行的《东省铁路哈尔滨自动电话簿》记载:“犹太医院,道里炮队街四\二十号,三七三二。”^②据李述笑老师介绍,“四\二十号”是电话号码“新号老号的标示”。

1934年11月位于五道街的哈尔滨犹太医院建成后,哈尔滨犹太贫病救济会应该是搬入此场所开展活动。据《东省特别区哈尔滨街市全图》记载:“商市街,旧名,东商市街亦名外国三道街,位置,中央大街迤西”;“五道街,旧名,东商市街,位置,中央大街迤东。”^③

《哈尔滨犹太医院的历史与成因》记述了关于哈尔滨犹太贫病救济会和犹太医院的内容:“1919年哈尔滨的犹太人建立了犹太贫病患者救济会(Mishmeret Holim,即米歇梅兰特·朱呼姆就诊基金会;以下简称‘救济会’),目的是为哈尔

^① 哈尔滨特别市公署行政处社会科,《哈尔滨特别市社会事业团体调查》,32。

^② 《东省铁路哈尔滨自动电话簿》[The Harbin Telephone Book of Chinese Eastern Railway](哈尔滨[Harbin]:东省铁路印刷所印[Chinese Eastern Railway Press],1928),216。

^③ 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 Colonies Attached Dongqing Railway,《东省特别区哈尔滨街市全图》[A Map of Colonies Attached Dongqing Railway](哈尔滨[Harbin]:东省特别区平民总工厂印刷[Colonies Attached Dongqing Railway Pingmin General Factory],1932),1,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滨郊区和铁路沿线贫苦犹太新移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并在必要时给予物质援助。其发起人是7名犹太医生,建立地点在埠头区东商市街(今哈尔滨道里区西五道街34号)。1921年1月8日,救济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章程》,并选举 M.И.布尼莫维奇、Ю.Е.艾里雅松、考夫曼、С.М.维赫杰尔、И.А.拉比诺维奇、И.С.弗利杰、古特曼等7人为理事会成员。1921年5月8日,救济会在埠头区炮队街(今道里区通江街5号)的犹太免费食堂楼内开办一施诊所,由考夫曼医生主持工作。不久,又开办了牙医诊所。从此,创办一所哈尔滨犹太医院的蓝图也在酝酿,救济会开始在哈尔滨犹太社区中通过募捐活动为建立医院筹措资金。1932年9月4日,由一位名为 E.C.纳芙塔琳娜-约菲的犹太人将她在东商市街(今西五道街34号)的一块地皮捐给救济会。1933年6月4日,犹太医院破土动工,1933年11月5日门诊部正式开业。”^①

此段叙述有几点需要澄清。其一,是犹太贫病救济会,而不是“犹太贫病患者救济会”。其二,救济会刚建立时的地址并不是后来犹太医院的地址“埠头区东商市街(今哈尔滨道里区西五道街34号)”。其三,1921年,救济会并不是在“埠头区炮队街(今道里区通江街5号)的犹太免费食堂楼内开办一施诊所”,“不久,又开办了牙医诊所”;而是,“迨至一九二〇年时始,在炮队街犹太教会所属之楼房内开设诊疗所,以施诊贫病。于一九二一年起,并在诊疗所附设牙医室”。^②

据记载,犹太医院“1934年扩建二层楼房,10月29日犹太医院(含住院部)全部启用。1936年始建三层。因经费不足,只建一半。1939年建完三层楼房,并开办了药房。1941年增设了X光透视室。医院门诊的全部设备是由已故中央大药房老板科夫曼的夫人和继承人捐献的,牙科设备是由 A.A.巴辛出资购置的,而医院的正门是 A.A.奥昆捐献 1800 美元装修的”^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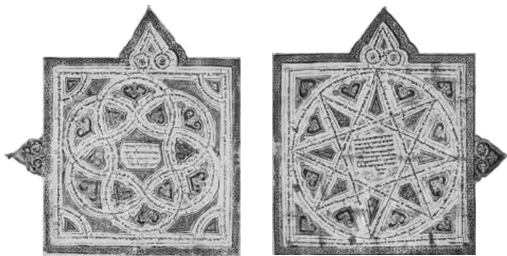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三)哈尔滨犹太养老院

犹太养老院地址在道里炮队街五号,设立时间为1921年1月,设立者是拉宾诺维赤夫妇。有会员429名,经营主体是民营。代表者为古列维赤,职业是商人。该院设立的目的是收养犹太残老,事业种别为救护事业。哈尔滨犹太养老

① 杨威 Yang wei、马学博 Ma Xuebo、李志平 Li Zhiping,〈哈尔滨犹太医院的历史与成因〉[The History and Cause of Harbin Jewish Hospital],于《中国科技史杂志》[The Chinese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3年第1期[2013, Issue 1],60—61。

② 哈尔滨特别市公署行政处社会科,《哈尔滨特别市社会事业团体调查》,32。

③ Kasteov 卡斯特罗夫,〈俄籍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历史回顾〉[A Historical Review of Russian Jews in Harbin],收录于《俄罗斯人看哈尔滨》[The Harbin in Russian Eyes],李宏君 Li Hongjun、夏焕新 Xia Huanxin 主编(哈尔滨[Harbin]:哈尔滨出版社[The Harbin Publishing House],2007),46。



院的沿革和历年成绩是，“本院系经犹太慈善家拉宾诺维赤夫妇创办，并自行出资建筑房舍，其建筑用地系经犹太教会捐助。自开办迄今，每年收养犹太残老均约二十五名，支出经费(除每日午膳由犹太免费食堂提供给，及有病时送往犹太医院免费医疗外)，平均约六千元”。哈尔滨犹太养老院的事务组织为“收容犹太残老，供给衣食，并聘有医生一名，以便随时诊治，应需药品亦由本院购买，如患病较重时，则送往犹太医院疗治；至残老每日午膳系由犹太食堂免费供给。此外，残老衣服之浆洗及沐浴等费亦由本院负担。本院内设残老寝室一间，此外浴室、厕所均属齐备。该院人员组织是理事会置理事长一名，管理财政一名，庶务一名，秘书一名，理事十二名，监事三名；院内设管理员一名，医生一名，夫役两名。有薪职员数四人；无薪职员数十九人”。哈尔滨犹太养老院是“砖质二阶楼房九间，九一〇、四五方米；地基方丈为一三六五、六七方米；房屋属免费占用(所占屋子九间系上开楼房内之一部)”^①

哈尔滨犹太养老院设立监护会，其宗旨是“为居住在东部三个省份男女两个性别的犹太老人提供帮助。监护会全部使用自有资金，为收养在拉比诺维奇夫妇用自己的资金专门修建的养老院的人员提供居住衣食等各种生活之必需”。资金来源有：“(1)位于哈尔滨炮队街 20 号，由拉比诺维奇夫妇于 1917 年为成立犹太养老院而捐赠的一处房产。(2)会员费。(3)由部门和个人实施的捐赠、遗赠、以证书形式的赠予等等。(4)由财产产生的资金、讲学收入、音乐会收入、签名单捐款以及教堂里手持碟子募集的捐款等等。”^②1921 年 4 月，“在 C.M. 与 H. A. 拉比诺维奇养老院赡养着 25 位老人。养老院经营有方，管理和顺。这里有一个小犹太祈祷所，有些附近的居民也来这里做礼拜”^③。

(四)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会

犹太妇女慈善会地址在道里炮队街五号，设立于 1907 年 12 月，设立者是沙木桑诺维赤太太等。有会员 289 名，经营主体为民营(在哈犹太妇女公立)。代表者是齐特林太太，职业经商。设立该会的目的是发给犹太侨民救济金及燃料、衣物以济贫苦，事业种别为救济事业。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会的沿革和历年成绩是，“本会于一九〇七年冬经沙木桑诺维赤太太等有志妇女创设以来，每年由会员缴纳相当会费，另募集捐款，并组织跳舞、音乐晚会，以其收入系数作为救济

^① 哈尔滨特别市公署行政处社会科，《哈尔滨特别市社会事业团体调查》，33。

^② 郭秋萍 Guo Qiuping，《哈尔滨犹太人档案文献汇编》(甲编第 2 册)[A Compilation of Jewish Files and Documents in Harbin (Jia 2)](北京[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21)。

^③ 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回忆录》，20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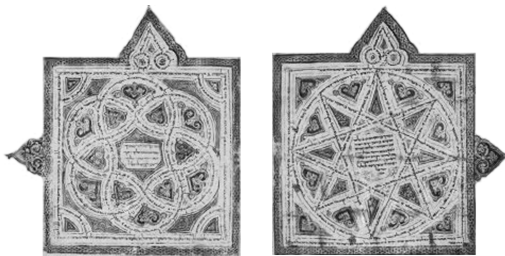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贫苦之需。一九二一年本会曾添设缝纫传习所,以提倡女子职业,旋以经费支绌。逐于一九二九年停办。自本会成立日期,每年受本会经常救济者由五十户之一百户(每户平均约三人,受本会临时救济者平均约一百余人,每年支出救济费由五千元至七千余元)”。哈尔滨妇女慈善会的事务组织是,“发给孤苦衰老、患病失业等贫苦人民之生活费或衣服食品;冬季则发给燃料。此外,并依人民之申请,发给学费、路费、护照费、医疗费或贷予资金,以便贫苦人民经营事业,以资糊口。分每月救济、临时救济两种。在上开地址设有办公处两间,为办理此项救济事业。人员组织为,理事会置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一名,管理财政者一名,秘书一名,理事十四名,名誉理事八名;监事会置理事长一名,监事二名;办事处置会计一名,夫役一名,送信者一名;有薪职员三人;无薪职员数二十九人。”该会房屋“为砖质二楼房二间,九一〇、四五方米;地基方丈为一三六五、六七方米;房屋免费占用,办事处所占用屋子二间系上开楼房之一部分”^①。

犹太妇女慈善会亦称为“犹太妇女慈善救济会”,最初称“犹太妇女小组”。“1914—1915年,慈善小组改编为犹太妇女慈善救济会。1916年,救济会章程为地方当局批准,救济会的慈善活动规模日益扩大,特别是1915—1916年开始对犹太妇女进行职业培训后,规模更大。”该小组“几乎是与犹太人定居初年同时成立的,是犹太祈祷所宗教理事会下属的,被称为犹太妇女委员会的组织。其成员到医院去探望、帮助犹太伤病士兵,为伤员和当地驻防中的犹太士兵缝补衣裳,提供食物。妇女委员会还参加了为基什尼奥夫(今名基希纳乌)、戈梅利、比亚韦斯托克大屠杀中蒙难的犹太人捐助的活动”。日俄战争后,“妇女委员会为滞留在哈尔滨的贫苦犹太士兵提供帮助,给他们解决离开哈尔滨的费用;帮助留在哈尔滨的手工业者解决作坊设备、机器部件、使用工具等。委员会帮助有意愿做奶制品生意的人买牛奶,给想从事马车运输行业的人买马,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帮助——租买房屋和解决吃饭、取暖的费用”^②。

此外,还有一个“亚斯里”孤儿院。据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主席亚伯拉罕·考夫曼回忆,“我被吸收参加了保护儿童协会。该协会开办了‘亚斯里’孤儿院。该院虽然仅具备养护30个儿童的能力,但却同时收养了45个”。保护儿童协会为“亚斯里”收养的“孩子们提供住所、饮食和教育。所有的孩子都一贫如洗,曾住在肮脏、昏暗得令人窒息的破屋里。我们就这样进行了与儿童饥饿、贫病,乃至死亡的斗争”。需要指出的是,“在常年住在这里的45—50个孩子中,没有一

^① 哈尔滨特别市公署行政处社会科,《哈尔滨特别市社会事业团体调查》,34。

^② 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回忆录》,19、18—19、19。



个犹太小孩。这并不是说犹太人没有贫困,而是因为犹太社团给予他们关怀,为他们提供了所有必需的条件——饮食、住所、衣物和入学费用”。^①

慈善机构的建立与慈善事业的开展,离不开作出特殊贡献的慈善人物的基础贡献,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以及主席亚伯拉罕·考夫曼的整体思考,斯基德尔斯基、格里高里·克罗尔、索斯金、拉宾诺维奇等商人的乐善好施。

三、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慈善人物与特殊贡献

慈善事业伴随着犹太人的流散史。犹太人的慈善概念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方面是“公义”的概念,犹太教的公义理念塑造了他们特有的慈善观。《约伯记》29:14 提到,“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犹太人认为,慈善是达成社会公义的重要方式。利用慈善事业关心和保护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是社会各界的责任,尤其是富人的责任。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借助慈善来伸张正义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上帝的旨意,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富人得到的是上帝的供应,捐赠也是上帝供应的再分配,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简而言之,行善是施予者的责任,也是接受者的权利。

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主席 A.И.考夫曼的儿子、以色列原居中国人犹太人协会主席、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原居哈尔滨犹太人西奥多(特迪)·考夫曼^②指出:“在没有国际组织援助的情况下,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这是伟大的善举。为了帮助难民,在社区领袖们的组织下,富裕商人被动员起来慷慨解囊,生活并非殷实的社区成员也都力所能及地献上了一份爱心。”^③如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家族是哈尔滨犹太社区最慷慨的捐赠者之一^④;格里高里·克罗尔(Gregory Kroll)向犹太会堂和福利组织慷慨捐献^⑤;索斯金(Soskin)兄弟向社区捐赠慷慨,I.H.索斯金的妻子曾被选为“妇女慈善会”的主席,她“每年都在马迭尔宾馆召开一次舞会,人们冠之为‘索斯金舞会’,因

^① 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回忆录》,34,34—35,35。

^② 参见曲伟 Qu Wei、李述笑 Li Shuxiao,《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The Concise Harbin Jewish Dictionary](北京[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13),251—252、253—254。

^③ Theodore (Teddy) Kaufman 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The Jews of Harbin Live on in My Heart],刘全顺 Liu Quanshun 译(哈尔滨[Harbin]:黑龙江人民出版社[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1),68。

^④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349。

^⑤ 同上,269—27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为,所有来自舞会的收入全部捐给社区福利机构”^①。纳芙塔琳娜-约菲(Naftaly-Yaffe)夫人捐地建立了犹太医院,并捐了大量的金钱;明德列维奇(Mindalevitch)捐助建立了犹太中学;承包商约瑟夫·拉比诺维奇(Yosef Rabinovitch)^②捐献出了大楼,养老院、病弱者及慢性病人住所和免费食堂都在这所大楼之内。^③

1918年,“当地富有的犹太M.JI.萨姆萨诺维奇^④捐献给犹太妇女慈善救济会5万卢布,用于建设救济会监护犹太孤儿院或者犹太医院。救济会还积极地帮助贫穷的学生到犹太社会学校就学。1917年,随着新的难民和移民潮到来,救济会更扩大了自己的活动力度。这一年,救助会为帮助贫穷的学生就学便支出了8500卢布,为学生提供早餐、给贫穷的学生买衣服鞋帽花费1500卢布。救济会为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开辟了儿童体操广场,为孩子们举办假日游戏和上午庆祝表演会。1917年,救济会年度支出19000卢布,设立手工业职业传习基金6000卢布。后来,当地一个殷实的犹太人M.通过该救济会捐献了200000卢布建设了手工业者学校”^⑤。在20世纪20年代的艰难时期,“哈尔滨的犹太社会生活无论怎么说都是相当有活力的。免费食堂漂亮的大楼落成了,它的二楼是犹太养老院,地下室是硬面饼面包房。免费食堂开幕当天就为衣食无着的犹太人募集了哈大洋25000元伙食费”^⑥。

1921年,“在哈尔滨建立了犹太贫病救济会(密施梅里斯—霍利姆,为犹太居民提供保健),它在卫生保健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创始人是银行经理布尼莫维奇^⑦。他的父亲就是维尔诺犹太贫病救济会的组织者,于是他决定在哈尔滨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这一想法得到了群众,特别是犹太知识界广泛的响应”。从一开始,“贫病救济会就为贫困阶层的病人提供医疗救助。1921年2月,共发出了434张免费就医券。仅2月一个月,就为医生诊疗、出诊和化验、购买药品和包扎材料等花销了825元。它还还为犹太养老院(莫沙夫—兹凯伊尼姆)的老人、施诊所的难民和穷人、犹太中学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发放了355瓶牛奶、黄油、鱼肝油、酒等,投款20元购置浴疗池、药瓶和冰袋,提供各种医疗救

①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356—357。

② 拉比诺维奇即拉宾诺维奇。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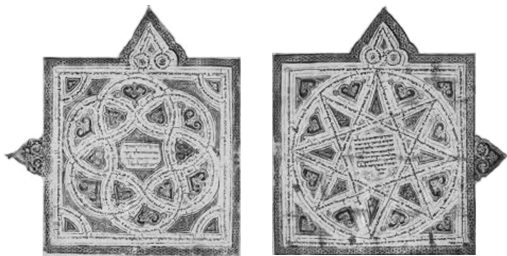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③ 参见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69、72、73。

④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373。

⑤ 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回忆录》,100。

⑥ 同上,151。

⑦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153。



助共计 1200 元”。1921 年 4 月，“犹太贫病救济会为 500 人次提供了医疗救助，其中 133 人是到医生家里就医的，为犹太居民提供医疗救助共花费了 1612 元”。^①

在犹太医院的建设中，“E.C.纳芙塔琳娜-约菲^②女士出人意料的慷慨捐赠解决了犹太医院的问题。纳芙塔琳娜-约菲女士看到实现方案既无钱又无地段的全部困境，决定帮助犹太社会。她给‘犹太贫病救济会’理事会写了份书面声明，表示愿意将自己在商市街（今红霞街）与中央大街交角处的 130 平方沙绳（1 沙绳等于 2.134 米）、估值为 1 万元的地段捐献给犹太医院”。借此，“‘犹太贫病救济会’理事会十分感激地接受了她的捐赠，同意了赠予人提出的四个条件：该地段与将落成的建筑物属于‘犹太贫病救济会’的财产；地段只能用于建设犹太医院；地段不得抵押或转让；本地段将建起来的医院要冠名其已故丈夫 M.A.纳芙塔林和她本人的名字”。此后，“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理事会决定将出售哥萨克街（今高谊街）地段收入的 8000 元交付‘犹太贫病救济会’。建设犹太施诊所和医院的基金总额达到了 13000 元”。1933 年 7 月，“犹太医院奠基。奠基当天和此前募集的资金达到了 15000 元。这样，建设医院的基金已近 30000 元”。^③

哈尔滨犹太人开展的相关慈善事业是哈尔滨犹太社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哈尔滨犹太社区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不仅体现了犹太人的慈善传统，而且表现了犹太人的慈善理念。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问题缘起来看，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具有特殊性。哈尔滨犹太人主要是俄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俄国境内受到俄国政府迫害的犹太人，凭借中东铁路修建与俄国革命等契机来到作为中东铁路枢纽的哈尔滨，此后来到了哈尔滨的部分犹太人又前往天津、上海、青岛等地。而上海大量犹太人的出现是因为纳粹的犹太大屠杀，上海犹太慈善事业亦集中体现在这批犹太人身上。因为人数较少和社区建设等问题，天津、青岛等地犹太人慈善事业并不充分。二是从机构建设而言，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具有针对性。哈尔滨犹太人慈善机构设置比较全面，有犹太免费食堂、犹太贫病救济会、犹太养老院、犹太妇女慈善会与“亚斯里”孤儿院等，涉及不同层面的人群，覆盖面比较广。三是从慈善方式来讲，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具有代表性。拉宾诺维奇、斯基德爾斯基与索斯金等哈尔滨

^① 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回忆录》，198、199。

^②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322。

^③ 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我在哈尔滨的岁月：亚伯拉罕·约瑟弗维奇·考夫曼回忆录》，333—33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犹太慈善家,不仅是哈尔滨著名的犹太商人,而且是犹太慈善活动的发起者与践行者,通过舞会等方式募捐善款,用来支持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的发展。四是从实际作用来谈,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具有实效性。相关慈善活动不仅救助了在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困难犹太人,而且救助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来到哈尔滨的犹太难民。五是从中犹交往来说,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具有样板性,为其他城市的犹太人慈善事业提供了参考。随着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交往的加深,哈尔滨犹太慈善机构也为一些中国特殊人群提供服务,这为当下两个民族的友好交往打下了深厚的历史根基。“让历史告诉未来”,以色列原居哈尔滨犹太人协会的相关活动就是有力的证据。六是从具体成因来论,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具有差异性。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是在当时的中东铁路附属地,而不是其他城市的租界与租借地。

近几年,随着一些日文、俄文与英文等资料的挖掘,以及《哈尔滨犹太人档案文献汇编》的整理出版,哈尔滨犹太人慈善事业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该专题的研究,不仅有益于犹太思想文化特别是慈善思想与犹太人来华史的研究,亦可为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两大民族慈善观比较研究开拓一个学术领域。